

苏小暖《邪王追妻》：

一部拖沓重复之作为何蝉联榜首？

□肖映萱

□肖映萱

碎片化的更新方式和无穷无尽的情节推进,造成了《邪王追妻》文本中大量的拖沓注水、冗长的细节和支线、无节制的自我重复、抄袭或借鉴同类型作品的创作套路等问题。

其背后是启蒙价值体系的全面崩溃,善恶、公平、正义、博爱,一切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都变得不再成立。苏落只能在这本可以无限写下去的小说里,无止境地打每一个配角的脸,无止境地升级打怪、追求力量,无止境地与“邪王”分分合合、令他永远奔跑在“追妻”的路上。

2017年1月10日,由阅文集团主办的第二届“福布斯·中国原创文学风云榜”揭晓并在上海举办颁奖典礼。Donews 新闻社区记者耿耀在报道这份榜单时,采用了这样的小标题——“流水的男生榜,铁打的女生榜”,主要原因是相较去年,男频的10部年度作品,作者更迭程度达到九成,而女频则有5位作者守住了前十的宝座,其中苏小暖的《邪王追妻》更是连续两届蝉联榜首,地位十分稳固。

这个“风云榜”的评选范围,是阅文集团旗下起点中文网、创世中文网、起点女生网、云起书院的所有上架作品,而起点女生网和云起书院几乎能占到整个女性网络文学市场的九成;榜单排名是由付费用户用“月票”真金白银一票一票地投出来的,《邪王追妻》28万的总票数比起第二名《君九龄》(作者希行)整整多出了8万余票,可见其无可比拟的人气和粉丝的铁杆程度。

碎片化阅读导致循环重复

那么,这部“铁打”的榜首之作,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令人惊奇的是,这是苏小暖这个ID创作的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作品,2013年开始在云起书院连载,网络书名《邪王追妻:废柴逆天小姐》(2014年出版名改为《一世倾城》),颇具把“主角身份”、“性格特点”、“情节亮点”都写进书名里的风格。小说讲述的是杀手苏落穿越到一个架空、以武为尊的玄幻世界,穿越占据的驱壳原本是那个默默无闻的“废柴”,住进了苏落的灵魂之后却凭借天赋一步步变成“逆天”大神,顺便和“追妻”的“邪王”男主谈恋爱的过程。小说升级、打脸、换地图的情节推动方式,与男频的经典套路并无二致,只是加入了女性向的恋爱元素,杂糅成一篇囊括了穿越、修仙、宅斗、网游等类型元素的女频升级文。

至本文截稿时,尚未完结的《邪王追妻》已连载至第8892章,总字数超过912万,目前在起点女生网和云起书院所有作品的总字数榜上排名第三。逼近千万字大关的网络小说,即使在男频也并不多见,何况是篇幅相对短小的女频?光靠“邪王追妻”的恋爱故事,再怎么“注水”也很难撑到900万字,无法持续地构成情节推动因素;而无止境的升级和换地图,无疑能更合理、更具可操作性地提供无尽的动力。小说最新连载的部分,女主角分分合合的感情纠葛占了较大的比重,引起了许多读者的不满,由此看来,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把小说的主要结构和快感来源放在了升级而非恋爱的框架当中。

《邪王追妻》中的升级,主要是指修仙等级的提升,作者设置了可以无限衍生的灵力等级,让女主角以“废柴”为起点,无止境地向上攀升,借此走上复仇打脸的逆袭之路。例如小说开头,苏落穿越到第一张大

镇江作家庐山于1985年在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描写太平天国农民战争长篇系列小说第一部《忠王李秀成》,该书的出版给当时在文坛上默默无闻的庐山以极大信心,翌年他一鼓作气创作出版了第二部《西王妃洪宣娇》,此后太平天国系列长篇一年一部,《东王杨秀清》《沙场情》《北王韦昌辉》《大渡河畔千古恨》等相继面世。

从历史背景看,太平天国为政教合一的政体,洪秀全在宗教上是教主,在政治上是国君;从社会阶层看,太平天国主要由广大农民构成,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往日里平起平坐的兄弟们,最后也只能以权力大小排座次,其权力和地位斗争所酿致的“天京内江”,决定了太平天国最终走向覆亡。

庐山在系列长篇中有两位太平军女兵:《西王妃洪宣娇》中的洪宣娇和《沙场情》中的钟佩文。洪宣娇是女军统帅,挥双刀,乘烽火,战酣时解衣纵横,绝艳一时;钟佩文为报杀父之仇,女扮男装参加太平军。她俩智勇双全,情慧过人,小说在女兵塑造上别具风采。

除太平天国长篇小说外,庐山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还创作出版了《雍正外传》,

地图“碧落大陆”,天赋灵力由弱至强分为“赤橙黄绿青蓝紫”七阶(后来拓展到十阶)。苏落穿越的驱壳原本天赋为零不能习武,因此遭到百般欺凌,穿越后却直接冲到了紫阶(七阶)上品,凭借这一点狠狠地打了曾经轻视、欺辱她的仇敌的脸,也引得男主角对她另眼相看。主角们在升级打怪的过程中不断攻克一个个副本,而每个副本大多设有相当数量的小关卡;当主角们的等级达到顶尖、征服了一片领地之后,作者就把他们放到了下一张小地图,小地图跑完了就换另一个“大陆”的大地图……依法炮制,“铁打”的流程,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读者为何能够忍受这样的循环和重复呢?这与他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需求有关。手机用户的阅读时间是零散的、碎片化的,他们往往并不追求一个完整的、持续的意义框架,而只需要拿起手机翻几页书当下的阅读快感。而《邪王追妻》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优秀的销售成绩,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它的连载形式——与网络小说常见的一章3000字左右、每天更新1-2章的节奏不同,苏小暖采用的是一章1000字左右、每天更新6章的方式,而且这6章一般采用同一个小标题,也就是说,作者其实是把6000字左右的一章拆分成了6个小节。这种极度碎片化的更新方式,让每一个小节传递的有效信息变得短暂而精准,升级打脸的“爽点”密集地分布在这些章节当中,让读者产生“读起来很轻松”、“可以随时翻出来看一章爽一下”的阅读感受。

另外,这种更新方式也大大减轻了对作者写作环境的要求,她甚至可以随时在手机上写1000字,即刻上传,实现真正的“移动/无线写作”,也不容易断更。每天如果更新6000字,可以让《邪王追妻》上6次“最新更新”的实时榜单,给订阅此书的读者发送6次更新提醒,比起一章3000字的2次,小说被读者看到的机会大大增加了。

冗长注水 自我重复

然而正是这种碎片化的更新方式和无穷无尽的情节推进,造成了《邪王追妻》文本中大量的拖沓注水、冗长的细节和支线、无节制的自我重复、抄袭或借鉴同类型作品的创作套路等问题。作为一件摆在手机阅读消费者面前的文化商品,它或许是合格的,甚至有非常高的商业价值,但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就像大多数“升级流”、“无限流”、“小白文”、“爽文”一样,往往会在传统的文学标准中被视为大众文化的糟粕。

例如,为了得到珍稀材料“赤血玄参”给苏落治伤,男主角南宫流云带领苏落和6位配角一起攻克“九重殿”副本——这个副本包含了“极北冰原”、“白玉桥”、“疾云坡”、“凌霄霜”、“秃鹫蛋”、“鼠潮”、“七公子”、“地下陵墓”、“修罗炼狱”这9重关卡,从1055章正式进入“九重殿”,到1185章

男主角取得“赤血玄参”,作者花了整整130章来写这个副本,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注水”样本。首先,这9个关卡本身就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如第4关和第5关的任务分别是在草原上找出凌霄霜和在热带雨林里找出秃鹫蛋,两个关卡类似“寻宝”游戏的规则和模式都毫无差别。其次,作者在人物设置上也让6位配角充分发挥了作用。在“九重殿”中,参与攻关的8人两两组队,每闯过一个关卡,肩负着NPC功能的“九重殿主”就会根据各组的表现打出分数并给出一些小奖励,累计得出的最终成绩决定着闯关奖品“赤血玄参”的归属。因此,作者在每一重关卡中都会“车轮战”式地轮流描写4个组的表现,既能用配角队的无能来衬托主角队的强大,又占去了大量的篇幅。每攻下一个关卡,“九重殿主”公布各组得分的过程如同竞技类综艺节目最终宣布结果时一样曲折,配角们总要发表几句沾沾自喜或不甘心的感言,再艳羡一番主角队拿到的奖励物品。仅是一棵“赤血玄参”,就占去了130章、超过13万字的篇幅,《邪王追妻》的拖沓功夫可见一斑!

“以暴制暴”的错误逻辑

而《邪王追妻》及其所代表的逆袭打脸文,还隐含着对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认同、内化和宣扬,每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就是踏入一片新的丛林,等待他们的是新一轮的厮杀。在“恶有恶报”的包装之下,苏落的复仇打脸,实际上是把“以暴制暴”的逻辑推到了极端。她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废柴、弱者,对弱者也没有任何同情,而只是跟随架空世界以武为尊的强者崇拜规则,不择手段地追逐强大,无尽地向钢筋铁骨、天下无敌的目标进发。她升级所获的强权,大多用于严酷地惩治敌人,以获得逆袭打脸的“爽”。

例如,男主角南宫流云的师妹李瑶瑶,看似温柔端庄,如同仙子——小说里与苏落争夺男主的女配往往被冠以“仙子”的称号,如无忧仙子、冰清仙子,实际上却都是网文中最典型的“白莲花”形象,在真正光

明磊落、敢爱敢恨的女主角面前,她们纷纷暴露出伪善的本质,彻底成为标签化的恶毒女配形象,被苏落无情地打脸、折辱。李瑶瑶作为小说前期的第一恶毒女配,一直对南宫流云纠缠不休,也曾设计陷害过苏落,可以说“恶”得过于明显,甚至有点明目张胆的磊落了。而南宫流云始终没有受到她的蒙蔽,李瑶瑶的“恶”在男女主角的爱情和信任面前无处下手,她的存在几乎只是为了填补一个恶毒女配的空位。虽然如此,她遭到的打脸和惩罚却是极其严酷的:李瑶瑶被恶人奸污,苏落见了不仅没有丝毫同情,还将昏迷的李瑶瑶一掌击出房间,任其赤身裸体躺在街上被人围观,惨遭一个乞丐的再度玷污,最终怀孕。“白莲花”不仅被撕破了伪善的面皮,还被剥光了衣服公开展示,丢掉了童贞、击碎了尊严不说,更可怕的是腹中的胎儿截断了她最后一丝重获幸福的可能性。这种极端的报复方式,也曾引起一些读者的不忍和质疑,但作者坚持对打脸对象施以最严酷的惩罚,只是事后把责任推卸到其他角色身上,让女主角仍然占据道德的高地,可以说是为了打脸的“爽”无所不用其极了。

与此前的宫斗、宅斗文不同,对苏落来说,这种复仇打脸的行为,再也不是宫廷、宅院阴森角落里的勾心斗角,而是可以光明正大地宣之于口的“胜者为王”口号——胜者不仅可以为王,还可以合法地任意处置失败者,只要“爽”就够了,不必承担任何道德后果。这种逻辑被切割成零星的碎片散落在文本中时,满足的是在现实中苦苦被压抑、屡屡受挫折、时时求生存的读者们逆袭打脸的精神胜利法,这也是《邪王追妻》获得商业成功的重要原因。

然而,一旦整体地看待这种逻辑,其背后是启蒙价值体系的全面崩溃,善恶、公平、正义、博爱,一切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都变得不再成立。苏落只能在这本可以无限写下去的小说里,无止境地打每一个配角的脸,无止境地升级打怪、追求力量,无止境地与“邪王”分分合合、令他永远奔跑在“追妻”的路上。



勾犇漫画

作品,平均一年多一部,其创作激情可见一斑;从创作历程看,这29年是他的创作旺盛期,对传统文学的理解,对文化合围中的文学转型应用,他经历了很多。

我以为,庐山的文学创作形态呈现了前后两个部分,一是以太平天国农民战争长篇系列小说为标志,二是以反映富有浓厚地域特色特别是镇江地方特色的长篇小说《皇陵镇》和《风雨西津渡》为标志。前部分创作是喷发式作品,后部分创作是质的飞跃,这前后两种形态相互独立,交相辉映。因而,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可以看出他虽然身陷历史的碎片中,却能够摸索到可以梳理的缝隙,在重新诉说历史、重新发现历史的创作实践中,作品让读者获得了沉淀后的历史真实,其鲜明的民族特质和社会风貌赋予了作品更多的精神文化和审美力量,十部文集的创作图景再现了他的这种能力与追求,其中时代变迁、人生百态、地域风情等,都让人们读到了他所描述的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历史信息,世界的真实面目往往在不经意的叙事中猛然凸显,是作家在观照社会历史、关注时代特征、体现人文关怀的创作的佐证。

刘震云是一个对存在、对境遇、对生存本相、对典型情绪和典型状态非常敏感的作家。他不长于细致地刻画单个人,而善于写类型化的“人”,符号化的“人”。他的一些创作扩大了典型的边界,也可说,扩大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疆域和边界上,刘震云有自己独特的贡献。

刘震云年龄不算大,但创作跨度却大,创作数量不少,创作变化多端,具有很强的文体意识、哲学意识和创新精神。要理清刘震云的文脉,不是件容易的事。

捕捉刘震云的审美走势极困难,他像一只矫健的灵鹿,跳过山涧,跃过峭岩,穿过丛林,呼呼生风地奔跑在山野之间,你要追上他,与之并行,会感体力不支,这不是指作品的数量,而是指审美的路径。端详他的形象,描画他的个性,揭露其来源,难!因为他有时如同变戏法,决不能用一种现成的、已知的理论套路来看他,你永远也不知道,他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有人说,刘震云是个出色的乡土作家,也对也不对。他与乡土有深刻的血缘关系,故乡往往是他叙述的起点和触媒。乡村生活经验和当兵的经验,也许是他一生永远挥不脱的精神背景。

他的成名作是《塔铺》和《新兵连》。当年我读《塔铺》为之一震,有点凉水淋头的感觉,仿佛从灵魂深处唤起了非常渺远的记忆,又像从喧嚣拥挤、到处闪着建筑冷光的都市,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园,回到一个有充足水分和阳光的原色的世界。在那儿,“我”和一群农村知识青年背上铺盖卷儿,紧紧护好自己的“馍袋”,走进了高考复习班,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塔铺》表现了当代青年企图追寻灵魂归属和踏实存在的一种努力;塔铺是双重象征,象征落后、愚昧、不自由状态,回忆塔铺,是为了告别塔铺;但塔铺又是责任、动力和爱的象征,追忆塔铺,又是为了回归塔铺。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敢忘记,我是从那里来的一个农家子弟。”《新兵连》也写生存的挣扎,淳朴的兵娃子们为了分到一个好的兵种,为了争取入党提干,那带着憨厚底色的明争暗斗可真是一场赤裸裸的较量。作者对之充满悲悯。

但刘震云很快就改变了写法。他写了另外一批东西:中篇小说《头人》,长篇小说《故乡相处流传》《故乡天下黄花》等等。这些作品笔法虽各个不同,但有一点也许是贯通的,不再像《塔铺》那样贴近生活原色,也并不着重单个人物自身的命运,而把人物符号化、象征化,以不动声色的冷静展开了对乡土中国的精神结构的探究,探索那种周而复始的元素,那种永远无法改变的秩序,那种主宰历史的不变的东西。一言以蔽之,寻找历史之魂。例如《头人》写一代代头人换汤不换药,超稳定,这里有很强的寻根意识。正如《温故 1942》的题记所言:“如果我们总是遗忘,下一场饥荒会将我们埋葬!”

需要特别注意刘震云化痛苦为滑稽、变沉重为戏谑的后现代主义姿态。在《故乡面和花朵》里,作者借耆老三之口说:“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关系的花样层出不穷,但你往透里一想,一切都是场戏,刚刚还是主角,转眼之间,就是别人带你玩不玩的问题了……”

然而不久,刘震云又变了,《单位》《官人》《一地鸡毛》等暂时放下了他的解构主义。他转而从生存相到生活化,着力写当下的生存状态,是相对稳定的观照;而琐碎的生活化,则是流动和不断变形。当代生活的有力冲击,使作者不可能过久地沉醉在归纳国民精神结构和寻根以及解构的满足中,他转而去体味生活自身的微妙过程。但他研究的仍是当下现象底下的精神结构,比如“单位”之对今天每个人的不寻常的“设置”意味。他写单位日常的情性,无边无形的压力,人永远逃不出去、看不见的却无法规避的潜规则。

近些年来,刘震云又有更大的变化,写了《我叫刘跃进》《手机》等。他把乡村和城市连结起来,直至转向写知识分子,敏感地写出了全球化、高科技带来的奇妙变化和人的不可思议的变异。他是最早发现了新媒体对人的情感生活和伦理生活的改变并加以表现的人。《一句顶一万句》仿佛又回到了《故乡天下黄花》的关注点上。从哲学上讲,比黄花岗要深刻了许多。它从其对中国农民的精神流浪状态的奇妙洞察写起,体现了中国当代乡土叙述的发展和蜕变姿态。它的不同凡响在于,发现了“说话”——“谁在说话”和“说给谁听”,是最能洞悉人这个文化动物的孤独状态的。他们真正要找的,是一句贴心窝子的话。为了这句话,他们宁可流浪天涯,路遍异乡;他们或出走,或回归,但这句话居然没有找到,或找到的并非他们想要的。他的叙述也有魔力,不凭依情节、故事、传奇,而是凭借本色的“说话”,语言简洁、洗练,是连环套式的,是否定之否定式的,像螺丝扣一样越拧越紧。他写的似乎是农民,其实是全民族的;探究全民族的精神困境,找到集体无意识,千年孤独。

紧随其后的《我不是潘金莲》,我起先有些疑惑,这不是不是一个急就章?有无哗众取宠之意?因为它写了很时髦的“上访”。读完之后却感到很大的惊喜。上访的情节和几个笑料不算多么新鲜,然而,村妇李雪莲要澄清自己不是潘金莲,要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离婚,要卫护她的清白和尊严,于是上路告状,连告20年。刘震云简洁诙谐的叙述把个简简单单的故事,弄得没完没了,欲罢不能。这是一部罕见的中国式的荒诞剧;然而,最大的荒诞可能是最大的真实。荒诞比真实更真实。我看到了刘震云的锐度和深度。

我一直认为,刘震云是一个对存在、对境遇、对生存本相、对典型情绪和典型状态非常敏感的作家。他不长于细致地刻画单个人,而善于写类型化的“人”,符号化的“人”。他的一些创作扩大了典型的边界,也可说,在扩大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疆域和边界上,刘震云有自己独特的贡献。

那耘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家出版社编辑部原主任那耘,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3月30日逝世,享年62岁。

那耘,满族,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201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贻人》。其编辑的图书曾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获奖图书提名奖、2003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文艺类)、第五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二等奖等。



雷达观潮

评说刘震云

□雷达